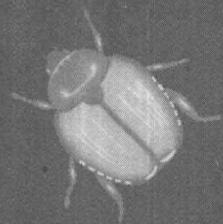


潘无依 著

群居 de 甲虫



中国工人出版社



潘无依 著

群居 de 甲虫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居的甲虫/潘无依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9

ISBN 7-5008-2607-9

I. 群... II. 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104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北京市忠信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45 千字

印 张:7.5

印 数:1~15164 册

定 价:14.00 元

内 容 提 要

无衣高三就曾转学、逃学,与美术老师杜皮有越轨行为。父母不正常的婚姻生活,对她多少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后来无衣来到杜皮任职的美术学院就读,与杜皮过起了同居生活。杜皮最终却娶了系主任老封建的侄女,无衣则因生活态度不严肃,最后被勒令退学……

文中,室友暴眼的放浪形骸,室长两面针居然成了同班同学暴眼的二妈,大门学无建树却娶了位法国老婆……青春的躁动,成人的荒唐,竟然被一个年仅 21 岁的女生用行云流水般的笔触描绘得惟妙惟肖,真实可感。

这一帮“群居的甲虫”,竟然就是我们熟视无睹的同学玩伴,就是无数父母寄予了厚望的男孩女孩。学校并非净土,面对年轻人生理与心理的愈来愈早熟,面对经济大潮冲击下污泥浊水的泛起,年轻人的道德感与责任感的扭曲甚至丧失,不得不令人震惊,引人深思。这绝对不是社会进步的表征。那么,是社会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本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对学生进行正面引导的必要与迫切。

目 录

1	褪色的甲虫
19	母亲的男人
33	绿色的童年
39	解放我
51	跨进这扇门
65	女人的背影
77	有一腿
89	有价人体
101	我想砸腿
117	鸟蛋
135	化蝶去
153	渴望什么
161	七百万
171	我做检讨
191	烟与血
207	海面上的影子
221	最后的画展

褪色的甲虫

褪
色
的
甲
虫



春天,一只迷路的小甲虫在一片陌生的树叶上旅行,当它来到另一片树叶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了。

那个季节,也是我迷路的季节。

天空就像一个变形的老人脸。歪扭的鼻子释放出雷电,大嘴咧开着,门牙上撞击出银光。银光就像一把剑,刺向地面上的人群。

这些人群此时就像蚂蚁。

满头的灰发在空中抽动,顷刻间,天与地抱成



一团。

灰色的头发让我想到某种与生存有关的东西,这就是压抑。压抑的背后是什么?心脏,血液,脉搏,任何一个生理器官。

风暴过后,我发现窗前的一片树叶突然嫩了。我想,上帝洗礼了一个处女。

突然,天空蔚蓝。蓝色下面是一排黑色屋顶,屋顶下面仍就是人群。他们在这个屋顶下做些什么?

窗口的玻璃碎了,门上挂着塑料牌子,上面写着红色的大字:高三年级。

门半开着,我一脚踢进去,把一张《转学申请》扔在班主任的办公桌上,说:“我要转学。”

班主任问:“为什么?”

我说:“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没有为什么。”这时,哲学老师看着我,他像是要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说完,我就离开了那个学校。

然后,我就像赌徒在赌桌上压钱一样,将一沓厚厚的人民币压在了新校长的电脑桌上。

这是一局必胜的赌博,我立即就成了这个学校的学生。

这沓人民币里,有我一个学期的借读费两千块,一个学期的学杂费五千块。因为我有一个与校长有亲戚关系的表哥,这笔借读费,给打了折。



究竟折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父亲没有详细告诉我。他从不管家钱，家里的经济大权掌握在母亲手里。

听母亲说，学杂费是不能打折的，于是就把借读费折去了一部分。

校长说，你以前是班长，现在也不能亏了你，当个文艺委员。这个职务清闲，不过，只要是班委的一员，都有可能在期末的时候加分。

“也好。”我说，“当就当。”

我为什么能当上班长，原因十分简单，原先的班主任被我的一篇作文弄湿了眼睛。他说，他还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弄湿眼睛。其实，这样的故事，我随口就能编上一大把。但是，他让我当了班长。

这个班长是个空架子，关于谁迟到谁早退，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人缺课，我就打上病假。

老师说：“自从你当上班长，班里的人就成了病夫了。”

我说：“这年头，流行病传染速度特快，一个喷嚏就要染上好几个。听说，有些国家正在爆发全国性流感。”

高三的生活简直比戒毒还难受。一点都不夸张，毒瘾发作的时候，什么都控制不了。高三什么都被控制住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能由输尿管控制，几个老师急着抢课，所以这个艰巨的任务只



好由膀胱担当着。

我们的政治老师在说海湾战争的时候，我突然站起来：报告老师，我的阵地要炸了。

“什么阵地？”

“膀胱。”

下面大笑。

我冲出了教室。

于是，我就被校长叫去谈话了。

校长室是这个学校绿化最好的地方，里面种满了绿色植物，有君子兰，文竹，还有橡皮树。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它橡皮树，我怎么也看不出来它与我每天都在使用的橡皮有关。有人说过这种树能吸去空气中的灰尘，可能这就像我们用橡皮擦去写错的字一样（我一直这样认为，直到有一天，我已不再用橡皮擦去错误，橡皮被我当成是用来柔和画面的工具的时候，我改变了看法。或许橡皮树没有吸掉当年校长室的灰尘，而是用来装扮校长室的一种绿色植物）。原以为这些绿色的植物是假的，于是，顺手用指甲按了一片，指甲缝里透出了叶绿素，我想这可能是真的。除了办公桌上堆满了考卷，两个沙发上都是干干净净的，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盆文竹，墙上挂着三盆吊兰。

校长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真皮沙发上。

校长说那是领导与贵宾坐的地方。他命令我站在墙边。



听说你政治课闹海湾战争了,是吧?

是的。海湾是在闹战争。

那你在课堂上说什么了?

海湾闹战争是事实,我的膀胱闹战争也是事实。

荒唐! 政治老师夹着一沓考卷进来了。他是来向校长报告这次考试成绩的。他说,这次考试总体还可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次的时政题中有一道全班都给答对了。

什么题目? 校长问。

报告校长,就是关于海湾战争那一题。政治老师抖了抖考卷说,我不会看错,就是这一题。

你给我出去。校长对着我,又加了一句:别把海湾战争写成膀胱战争。

“遵命,校长。”

晚上,做了个恶梦,许多蛇缠着我。蛇相互交叉,有点像船头的铁链。

一阵剧烈的喘气中,我惊醒了。

我去了学校,我想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去这么早。

传达室的老头正在等小摊上烘热的烧饼。

这老头每天都要吃大饼夹油条。听同学说,他小时候跟他娘要大饼吃,一直没钱给他买。现在,他自己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拿到第一份工



资的时候，他到小摊上买了大饼，还夹了油条。喜欢早到的同学老是能看到他牙齿缝里粘着的青葱。

老头说，当年的大饼里是没有葱的。现在，连大饼里都放了猪油与香葱，也算是达到小康的表现。

他吃着香喷喷的大饼。我真担心他的牙被粘下来。油条一下子跑到了地上，老头捡起油条，用手拍了拍灰尘，又把它送进了嘴里。

教室里几个起早摸黑的女同学在“呱呱”地背英语。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噪音。

我走出教室，空气中带着青草味。这时，一个男人站在花坛边闭着眼睛。我想，他大概在练功。

这时，我的肚子有点胀。我想有可能是吃多了。

女厕所就在花坛对面。或许，花可以吸收女人身体里流出的异味。厕所刚被冲洗过，白色瓷砖上却还留有血迹。这是某个女人在擦屁股的时候沾上的经血。我想，那个女人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数学老师。

她老是穿一套黑色的职业装。在我的印象中，她像是没有换过衣服。她戴着的黑边眼睛上，撒着粉笔灰。这些黑色让我们在她面前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她每次发考卷的时候，总会往地上掉下一两张。我想，这就造成了她在擦屁股的时候，



把握不住草纸。

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他还闭着眼睛。

那个男人是校长刚外聘来的美术教师。我们学校现在正在抓素质教育。校长开设这个美术培训班,为的就是要这个学校艺术化。

他闭着眼睛的时候,鼻子有点歪。我想,他的呼吸或许与我们不同,他可以闭着眼睛干很多事情。

他就是一只被阳光晒得褪色的甲虫。他的孤独感充分体现在两根触须(鬓角)上,也正因为这两簇长长的鬓角,不少女生崇拜他。

校长要他剪掉,不然,这就有损学校一贯的优良作风,有愧于校门口挂着的“文明先进学校”的招牌。

他反问校长:这是普希金的鬓角,要是去掉了,校园里就没有诗意了。

可笑?

他对校长说:这是我的神经末梢,也是我的艺术末梢。校长非要我减掉不可,那就允许我减掉我的两个手指,让我从此不能拿起我的画笔。

校长说:朽木不可雕也。

他说:朽木就是好,它经历过风霜。

校长拿起一沓数学考卷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别拿这套疯话对着我吼,别以为我是教数学的就不懂艺术。艺术我懂,搞艺术的都是疯子。



这个男人长得很矮小，看上去却很健壮。他的两条腿虽然比较短，但是很结实。我估计他曾经拿过短跑冠军。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上衣，像一张大兔皮套在身上。他每次穿的衣服，都是外面短，里面长。夏天的时候，他会在长袖衫外面套上一件短袖的内衣。到了人家都穿棉袄的时候，他只是穿一件衬衫。在他眼里没有四季之分，可能他的身子就是一部廉价的空调。

马路上没有什么人，除了一个修自行车的小摊。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他那孤傲的眼神里，有一种利剑般的冷漠与寒气。我转过头的时候，他说，你骑车很疯狂。疯狂是艺术家的特质。

我说，艺术家应该有很多作品。

他说，画都挂在我床头。

我说，我想看。

我们约定了时间。我打算在星期六的下午去他的画室。

去他画室的路上理发店出奇地多。走在第二个岔路口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是第十家理发店了。这个数字是精确的。他一路上没有说话。我想，干脆就数数这条街上有几家理发店。女人整天要换发型，男人整天想着要按摩，理发店的增长就像雨后春笋。



他的画室在拐了三个弯后就到了。这就像胃里的食物,先得随着肠子绕上几个弯,才到肛门。

确切地说,从学校到他的画室,要走过三个岔路口,路过十二家美发店。

房子虽然是个小套,但是很舒适。有一个厨房。客厅比较小,但也可以成为一个画室了,里面摆着他的油画箱和颜料,墙上挂着几幅还未干的油画,颜色灰灰的,大概是画了一堆树木。画室里除了画,还有一堆破铜烂铁。我想,或许这个穷画家还捡破烂。一个连着阳台的卧室,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淋浴器。我进卫生间的时候,才发现洗脸用的架子上放了两只杯子,两把牙刷和一支牙膏。

他的床头确实挂着很多画,这些画的颜色很鲜艳,我觉得眼睛有点刺激。

他问,好看吗?

我说,有颜色的东西都好看。

我想,这与电视机一样的道理。彩色的要比黑白好看。

我又被校长叫到办公室。

这是一次难忘的谈话。我的数学老师在校长面前告状是因为我数学考试成绩是整个年级最差的。我的成绩似乎让老师有点吃惊,一张一百五十分的卷子,我只得了三十分。这三十分都是选择题。



这个女人顶了顶她的黑边眼镜说,这三十分,还不知道是怎样做出来的。

校长很肯定地说,这就是用橡皮扔出来的。

这种工具的做法很简单,用小刀把橡皮切成小方块,在小方块的六个面上刻上四个英文字母。所以,进考场就像是赌徒进了赌场。

考试者在扔这个小方块的时候,就像是下了万贯家财的赌棍,放在手里,还得捏出一把汗,然后,孤注一掷。也有些本来是信佛的,到了考场就开始信上帝了,用手不停地在胸前做上帝保佑的手势。或许,他们认为上帝会给他们减轻些痛苦,让他们在面对家长与老师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一点。

事实上,我并没有这样做。我遇到难题,就填D。这个方法简单又方便,而且命中率高。

我打算有一天我成为教师的时候,就把这个经验告诉我的学生。

从校长室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决心再也不上那老女人的数学课了。

我开始了我的逃课历程。

这是听说了考美术可以不学数学以后,才这样做的。告诉我这条消息的人就是那个经常闭着眼睛的美术教师。

他说,我叫杜皮。我告诉你,不学数学,也能上大学。

我说，我要学画画。

他说，画画比数学难。

我说，我会画画。父亲教过我。说完，我拿出一幅临摹的素描稿。

他看得很认真，就像鉴别一张人民币的真假。鉴别完了他说可以收我做学生。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作画生涯。

我们去的地方多半就是乡下。老槐树在一个臭水沟边上张牙舞爪，我发现上面有一个废弃的鸟窝。我在下面站了很久，没有一只鸟飞过来，我打算就画这个鸟窝。

杜皮手里握着一根碳棒。他老是喜欢握住一些深色的棒状物。比如赭石色的油画棒，灰色的铅笔芯。他在寻找那种挣扎与扭曲的笔触。从他那张纸上我似乎看到了苏丁（那是他给我看了一本精美的进口画册后，我才知道的）。那种旋转的天空与抽打着的树木，也看到了他眼睛里癫狂的世界。

在镇上惟一的一个农贸市场里，老爷推着三轮车，小女孩端坐在里面的小木凳上。老太太摆了个破摊，挂满了毛线织的童袜，红色的尖顶绒帽，绿色的棉质手套。

两个女人在卖毛豆的小摊前，正为一两毛钱吵得唾液四溅。

我们成了西洋镜。很多人围着我。我正在画





一个老头儿。那老头知道我是在画他后，将我的画撕了。他说我是在咒他早死，还把我臭骂了一通。

一个女人朝我身上砸来一个臭鸡蛋，骂道：回家画你爹去！

我的头上冰凉冰凉的，身上发着臭味。我想，当时的我就像是革命时期的破鞋，在大街上被人扔臭鸡蛋，还好，没有剃成光头。

我说：我再也不画画了。

在那种地方是找不到模特的。杜皮画得最多的就是自画像，每一张都不一样，很多是变形的。但是，杜皮不准我这样做。他说那样做，是要花腔。

有时，我们俩就对画，一画就到半夜。

父亲知道这件事，他开始愤怒，阻止我与他来往。他就像一个侦探，常会突然出现在眼前，根本来不及反应。

他成了我心中的一道阴影，时刻缠着我。他像变了一个人，他突然神出鬼没，像要拿到什么铁证，一定要指控我。

我很恐惧，怕见到他的眼神。

从杜皮那里回来，已经是深夜了。

夜色很冷，冷得可以将我的衣服染成白色。我看到两旁的路灯发出的光，也是冷冷的，泛着淡蓝色。不，不是淡蓝色，应该是群青加一点白色，